

## 疫情：留下什麼？

教育當局宣布，如無意外，中學文憑試 DSE 將於 4 月 24 日開考。本欄上周文章完稿時，剛好聽到局長說 DSE 會開考。本來臨時想在文末加一句：“獲知 DSE 確定要考。那麼，是否可以允許有學生申請免考而遞交平時成績？”所謂平時成績，就是“校內評核”。後來因為當時局長的話並非鐵定，取消了這句話。現在有點後悔。回想起來，這樣的問題，總是早點提出比較好。

這話怎說？教育局和考評局的決定，一定是經過無數的推敲，平衡各方面的利弊，才作出的。而且現在還有 Plan B, Plan C, Plan D。萬一最後不考，就用校內評核代替。考評局對此很有經驗，這是非常幸運的，絕非臨時的拼湊。有學生擔心因為校際參差而不公平，是因為不理解個中的機制與方法；類似的方法其實在升中派位已經實行多年。因此，開考的決定，絕非倉卒。應該讚揚主持當局在疫情難測的情境下，果斷而謹慎從事。

當局對於試場的抗疫安排，看來也是非常周到的。其中所花的功夫與心思，非比尋常，可以想見。不過，最擔心不在試場，而是交通。讀者假如有機會在繁忙時間乘搭地鐵，就會感到，車廂內的擠擁，與“限聚令”完全相反。再加上 5 萬多的考生，情況很難令人安心，只怕接近三個月的“居家”努力，功虧一簣。局長呼籲彈性上班，讓路給考生，是一個可行的辦法；但是香港不像內地，聽令而行的，難以估計。輿論上提出的其他擔憂，例如考生家中有無症狀隔離者，考生發燒而又不確定是新冠肺炎，都是可以理解的，都是怕考生暴露在疫症的傳播之中。

### 應考與否 學生權利

當局的開考決定，是一個艱難的決定，關鍵是疫情的嚴重性與考試的重要性之間的掙扎，最後需要果斷抉擇。這一點毫無疑問。這也因應了許多考生一直期待的“最後一擊”。

但是，政府要抉擇，每一位考生也有個人的抉擇；政府難以代表每一位考生。這與涉及社會傳播風險的決策，例如酒吧、食肆，很不一樣。考生自己，對於疫情風險的評估，相對於考試的重要性，可以各各不一樣。“最後一擊”，也不能代表每一位考生的心聲。當局對整體風險的評估，不能代替每一位考生的評估。而這些個人的考慮因素，是在報考的時候不存在或者估計不到的，所以考生並沒有違背報考時的承諾。因此，政府決定是一回事，那是全局的需要；但是在這種情況下，不存在個人服從全局的法理。也就是說，應該允許考生有不參加現場考試的權利。

當然，不參加現場考試，不等於考生就放棄考評的權利。在這非常時期，他們應該有權採用另類的考評方式，現成的就是上述的 Plan D,也就是運用校內評核。

這就引起了其他一些問題。考評局目前的 Plan D,不設現場考試，是全體性的。因此例如不設 5\* 與 5\*\* 的等級，是全體性的。假如允許一部分考生不參加現場考試，就會有兩類考生。他們之間不允許有設計上的差別。這與自修生遇到的問題（沒有校內評核），性質是一樣的，需要解決。

關鍵其實不在考試本身，而是大學入學的準則。所謂 5\*、5\*\*，對於大學以外的“用家”，意義不大。大學應該可以在這非常時期，放棄一下那種嚴格按照分數收生的慣性，用比較放寬的成績標準，又或者加重成績以外的考慮。讓考生得到另一個類別的公平。

### **大學收生 關鍵因素**

順便一提，多年前，由於“教育 2.1”倡議的大學收生改革，筆者訪問過不同大學、不同院系的收生負責人，他們都很不滿意現行的收生辦法，“收不到我們最希望收到的學生”。沒有人認為，化學科 5\*\* 的學生，就會成為最成功的化學家。那麼，為什麼還是如此慣性地按成績收生呢？第一是怕人家說不公平，因為“分數是數字，最公平”（信焉？）。第二是校方有壓力，本院系收生成績不能低於過去。這些都是與學術水平沒有關係的元素。事實上也有不

少院系，把考試成績放在第二位，通過口試、活動、推薦等，尋找最適合自己專業的學生，行之有效。在這幾乎是“戰爭時期”，何不乘機改變一下，也讓真正關心收生的學者，放下一個不必要的包袱。

總的來說，在疫情之下，我們對於任何一種舉措，採取什麼態度？一個極端，是盡量 100%回到疫症前的局面。另一個極端，是乘機推翻以前的一切。我們完全不必走向極端，只是開一個窗口，放開一部分考生，卻可以實現打破“一試定終生”的可能性。

不得不加一句：允許學生申請不到現場考試，其實從政策層面，是非常保險的。假如提出以後，申請的人很少，那就無傷大雅。假如申請的人很多，又說明順應了考生的心願，去除了“冒險”去考試的情況。當然一定會為考評人員帶來更重的工作量，希望大家會覺得是值得的。

疫情未已，已經有很多探討：疫情過後，會有怎樣的“新常態”？華仁書院校監周守仁博士，在他的面書上，引用了 Dave Hollis 的一句話：“在大家急於恢復常態的當兒，此刻想一想，哪一部分的常態是值得恢復的。”周神父又加上一句，“（也想一想），哪一部分的‘非常態’是值得保留的”。免考的“窗口”，說不定是屬於未來的“新常態”。

“新常態”這個詞，大概始於中國，是作為前瞻的遠景。近來西方也用得很頻繁：New Normal。卻是形容在疫情的蹂躪之後，會出現的新景象。用“新常態”這個詞，就已經表明了認為疫情過後，會很不一樣，而無法恢復出現疫症以前的局面。但這又可以有兩種取態。

一種是悲觀的，認為過去的美景，一去不復返，因此“新常態”將是一個悲慘世界。另一種的比較樂觀，覺得疫情，把整個世界清洗了一下，“新常態”將會是一個比過去健康的世界。這是不同的世界觀使然。

教育，也一樣。首先的問題是：疫情過後，是不是就完全回到以前？跟著的問題是：假如一切都不會完全回到以前，那麼，疫情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的東西？

## 停課空間 新事浮現

最近參加了不少線上研討會。在“停課不停學”的艱辛工作之餘，不少教師也開始提出疫情過後，會有什麼積極的新局面。下面是其中一個 400 多人研討會中，教師對幾位講者提出的問題：

“香港有空間改變「一試定生死」的大學招生制度嗎？”

“讓學生學習自由和選擇，有助他們成為主動學習者，但他們學習的內容和重心就不會一樣。現在的公開考試及評核內容單一，迫使學校和老師的教學內容比較考試為本。其實怎樣平衡呢？”

“您（一位校長講者）剛提到從未如此能夠照顧學習差異，您認為這疫情釋放了甚麼資源令老師更有空間關懷學習差異？復課後有甚麼安排能令老師保持這樣的好現象？”

“走過疫情，復課之後，各位（認為）對教學/學習計劃/教育會有什麼變化嗎？”

“教師很想作不同的嘗試，但確實受課程規範，又受學校行政規範（時數、功課量等）。學生又可以如何在「停課『不停』學」中，抽空做課程以外的新事？”

“由現場到網上教學，老師需要經歷 paradigm shift（範式轉移）。大家認為復課後如何繼續有效善用網上學習的經驗，達到更好的學習效能，而不會浪費這兩個月的努力呢？”

一字不易，也足以領會老師們的積極心態。